

2019.08.24 《经济学人》中国区域报道之中译

“经译求经”出品 第二十六期

本期导言：“经译求经”是吴译凡、不慢和罗轻舟三位小伙伴的翻译三人小组公众号。本期轮值编辑不慢。

如您愿意与我们一起交流翻译心得，请发送邮件至电子邮箱 luoxiaojian1986@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奉上每期拙作以供大家批判之用，共同提高翻译水平。

谢谢！



经译求经

目 录

1. 房地产与抗议活动	01-04
2. 豪赌红色	05-07
3. 茶馆专栏：爱国主义流行之时	08-12

香港

房地产与抗议活动

不慢 译

香港的动荡与其让人无法忍受的高房价之间的联系

香港与中国大陆在政治和经济体制方面存在巨大差异，1997 年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时，中共向焦虑的香港人承诺了两件事。第一是政治上的自治：香港人将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第二是保留香港的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较少干预市场的政府。

中国并没有履行前面那个政治承诺。特别是 2012 年习近平掌权后，中国不断侵蚀香港的自治权并压制其政治生活。其结果已经在最近三个月展露无遗，并引起了世界瞩目——香港的街道上不断发生反政府的抗议活动，并不时上演“全武行”。过去一周，该地区却变得相对平静，催泪弹构成的枪林弹雨都不见了。香港国际机场在经历了一次占领活动和两天的关闭之后重新开张（运营）。然而，支持民主的氛围并没有减弱。8 月 18 日，身着黑色 T 恤的民众冒着大雨来到香港最大的公园（译注：维多利亚公园）争取普选权。组织者宣称有 170 万人参加，这超过了香港人口的五分之一。计划中 8 月 31 日还有一次大规模的游行，9 月 2 日则有一场总罢工行动。

尽管违背了政治上的承诺，但中国却基本遵从了经济上的承诺。这同样招致民怨。通过保留香港的经济体制，中国助长了极端的不平等，（而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香港极其昂贵的房价。少数几个富商通过控制房地产市场持续不断通过压榨其他所有人而使自己暴富。很多上街抗议的年轻人说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一个美好的未来失去了希望。拥有一个体面的住所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市场推出最新的微型公寓比一辆大轿车大不了多少。

得益于宽松的管制、独立的法庭以及中国大陆的庞大资金流，香港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已经时日颇久。但是拿着高薪的外来者占据了很多的相关工作岗位，这些人也助推了房价的高涨。寻求庇护的大陆人产生了同样的结果。扭曲的房地产市场使情况进一步恶化。政府人为限制用于开发的土地的供应，每年只拍卖极少数量的土地。其中大多数都进入了有钱的开发商手中，他们坐拥大量土地储备，没有动力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住宅，更不要说提供普通民众买得起的平价房子了。香港的平均月工资不到 17000 港币(2170 美元)，几乎和平均的房租一样。居民年收入的中位数只能买 12 平方英尺（译注：约 1 平方米）的房子，这一数字只有纽约和东京的八分之一。

主要的商业家族的创始人们——如会德丰地产的吴光正、亨德森地产的李兆基，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兄弟——在英

国统治香港时期就已经站到了社会顶层。除了地产外，这些家族还控制了港口、公用设施以及超市等竞争很少的行业。在主权移交前，中国着力培育这些政治寡头以确保他们的忠诚——尤其是在大陆与他们达成利润丰厚的土地交易。他们都恰如其分地站好了队。

主权移交以来，这些富商不仅控制了香港经济，而且控制了香港政府，并反对民众的各种诉求：如体现更多民主的代表制度，更完善的公共福利，以及如新加坡已经推进了多年的修建更多的廉价住宅的计划等（以此来让选民闭嘴）。富商们的影响力部分来自于他们对香港财政的贡献：政府收入的 27% 来源于土地拍卖。危机开始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从未与民主活动人士会面，却已经咨询了数位富商。

但在公开层面，这些健谈的富商们却陷入沉默。想必，他们既不希望得罪他们在北京的幕后赞助人，也不想得罪他们在香港的消费者。因为中国政府要求商人必须低头臣服，仅仅保持沉默可远远不够。

中国媒体已经在指责香港的商人没有充分展现其对国家的忠诚。周末几名富商出现在一个支持政府的集会上。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当地报纸登载了整版的广告，呼吁克制。但广告传递的信息——引用自古典文学的高深莫测的诗句——相当模糊。到底是指向抗议者、香港政府还是北京官方却并不清楚。

在最近与到访的西方高官的会谈中，一位中国的高层官员抱怨了香港的富商。该官员说：这次危机暴露了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香港没有如中央政府所希望得那样更加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

如果这种认识在北京的官场是一种普遍现象，那这是一个让人欣慰的转变。正如同这场危机的政治解决必须要有一个受到更少操控的政治代议制，在经济方面也必须要有一个更少人为操纵的房地产市场。也许北京的领导人认为这样的一种经济改革可以替代民主制度。同样，他们似乎开始考虑出台政策，让香港的房地产大鳄们释放出更多的土地以修建低价住宅。

来自建筑公司 KplusK 联合公司的 Johnny Kember 说，这一政策的潜力十分广阔。香港有 1000 公顷的棕地可以立即投入开发，在粉岭还有 170 公顷的高尔夫球场明年就可以投入市场。香港的很多富人们当然不想放弃自己的周末闲暇来帮助街上那些正在制造麻烦的人。但是考虑到北京的臭脸，他们可能不得不这么做了。

豪赌红色

吴译凡 译

这块葡萄牙的原殖民地对香港的乱局满不在乎

8月19日的傍晚，至少二十多名警察在议事厅广场的入口处巡查，这里地处澳门的中心位置，拥挤而繁忙。警察们记录下路过的年轻人的名字，尤其是身着黑色或白色衣服的人。一些人被带到附近的停车场搜查，少部分还被带走进行进一步询问。

警察在此的目的，是阻止人们参与此前在网络上已广而告之的静默集会，拦截此前声称要对抗警方的人。集会组织者的姓名并未被公开，他们希望澳门的人们会站出来谴责在临近的香港发生的警方处理反政府示威活动的方式。地方当局罕见地并未授权这样的活动，警方则警告参与者可能面临最高两年的监禁。与此同时，这座城市开始对示威者原本打算聚集的一处著名喷泉进行翻修。随后的一个月，此地将被蓝色的挡板围起来。

香港位于中国南部沿海，在澳门以东 65 公里，这里的事态可能会传染，让澳门的领导们感到担忧。自 1999 年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以来，这块葡萄牙的原殖民地获准管理自己的事务。但与香港一样，澳门存在制度性的缺陷。澳门立法会 33 个议席中只有 14 个是直接选举，其余席位分配给各功能界别。这座城市的行政长官由一个 400 名要人组成的委员

会选出，每 5 年一次。而在 8 月 25 日的会议上，委员会选举商人贺一诚为新特首，今年 12 月就职。这是中共青睐的候选人连续第四次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当选。

澳门不太可能出现类似于香港的反政府运动。由于只有 60 万居民，澳门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内地的资金和游客，其小规模的政治阶层忠于执政党。虽然澳门的法律保证言论和集会自由，但澳门也有很多压制异见的工具，包括严格的国家安全立法（这样的立法在香港就没有）。与香港的民主运动有关联的人士有时在澳门的边境就被阻拦下来，有人说这比内地拒绝其入境更为常见。

虽然年轻人越来越关心政治，但香港大学政治学教授卢兆兴（Sonny Lo）说，澳门人普遍对政治冷漠，而且想法很现实。澳门的人均 GDP 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部分政府收入（主要来源于庞大的博彩业）会成为每年向市民直接派发的红利。今年的额度是每个成年人 1 万澳门币（1250 美元）。澳门的福利体系较香港也更为滋润，包括社会保障房的供给。由此，受益的人根本不愿意挑事生乱。

2017 年的选举为澳门立法会带来了新面孔，最引人注目的是时年 26 岁民主派议员苏嘉豪（Sulu Sou），他也成为澳门立法会史上最年轻的议员。但是支持改革的派别只拿到了四分之一的议席，情况与此前的选举并没有太大的改观。苏嘉豪认为，媒体对香港示威活动的报道让澳门此前就存在

的观点更为固化。他说，最近几周，此前长期对实行全面民主持怀疑态度的保守选民变得更为强硬。

8月10日，贺一诚在一次有官员及记者的会议上表示，他的新班子目标是让澳门青年更为爱国，包括通过教育。但这样的做法有前车之鉴：数年前，香港曾经试图修订课纲，但毛手毛脚的操持，却引发强烈反弹，而这种反应也预示了最近的乱局。从最短期来看，紧张的当局应该克制因香港示威而产生的对当地民众的过度反应。毕竟，人民在傍晚散步的时候，并不希望被警察打扰。

茶馆专栏：爱国主义流行之时

罗轻舟 译

中国易怒的网络民族主义者希望西方国家对其既爱又怕

在今年 8 月 10 日，一名中国的时尚博主“挑款师 Zoe”邀请她的 740 万关注者参与一项在线调查投票，内容为询问关注者们是否会将刚做好的小龙虾作为耳环而佩戴。这次仅有 1300 人参与了投票。然而，两天后，Zoe 中了头彩。超过一百万网民回应了她发布在新浪微博的一项调查投票，新浪微博是中国最大的微博客平台，该投票内容为询问关注者们怎样看待外国品牌的“辱华”行为。Zoe 发布后一项调查投票的时机完美无瑕，相当于在席卷中国互联网的爱国主义愤怒狂潮中冲浪，官方媒体的一阵狂风式愤慨抬升了波浪。

与这股风暴相关的指控对大国竞争的历史记录而言是全新的：西方品牌通过售卖高价 T 恤衫的方式颠覆了中国主权。具体来说，范思哲、蔻驰、纪梵希被指责到，其分别售卖的 T 恤衫上标记地名香港、澳门或台湾时，没有添加文字以清楚地显示港澳不是事实上的主权国家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以及没有明确说明——至少在共产主义大陆看法中——民主自治的台湾岛是中国的一个省份。

追击名牌衬衫商贩不能使其满足，大陆官方媒体还谴责亚马逊公司售卖印有“自由香港”的 T 恤衫，尽管网络巨头

亚马逊公司并未在中国大陆运营。其他知名品牌已将替换其公司网站上的地名选项作为工作任务，这些地名选项可能被解释为主张香港和台湾是主权国家。

对外界人士而言，诸如此类“欲加之罪”也许显得无聊而烦人。但是这些奢侈品牌——其最大的单一市场通常就是中国——献上了卑躬屈膝的道歉。社交媒体网站上此起彼伏的是外国设计师和总裁们忏悔表述，以及中国明星们的辞呈，中国明星们高呼放弃犯错之品牌的代言人身份并强调其热爱祖国。

也许从这一令人沮丧的经历中得到的教训是，中国的脾气火爆的爱国者们自身就是牺牲品。在这样的叙述中，如果年轻的中国网民轻易就被冒犯到了，那是因为他们成长岁月中，与世界隔离开来了，留在了网络审查的防火长城内，并受到了民族主义宣传的狂轰滥炸。

深入观察这些网络民族主义者更令人担忧。确实，中国官方的宣传家们致力于挑动这股最新的风暴。中共的社交媒体账户愉快地断言外国企业必须努力维护中国不可侵犯的领土完整，不然就会感受到 14 亿爱国消费者的“凉凉”怒火。

但是，有关民族主义愤怒的伤心事实是，这一愤怒可以同时既是受到操纵的又是真诚的。没有政委告诉挑款师 Zoe 的关注者在投票中选择最极端的回答，即发誓他们宁可赤身

裸体也不穿戴反中国的品牌之服装，然而有 77 万人选择了这一极端答案。而且更令人警醒的是，根据定义，这些攻击外国品牌的人是极其世俗化的，不管他们是来自新兴的中产阶层，还是属于中国的走遍世界的精英群体之成员。这些呼吁抵制之人分辨得出他们的范思哲与华伦天奴之不同，他们的带头者们也明显有办法绕过互联网防火长城。最近这些天，外国品牌遭到攻击，事关他们在被中国大陆屏蔽了的诸如推特、脸书或图片墙（Instagram）平台上发布的英文道歉声明的精确措辞问题。这意味着或者是海外的中国人参与其中，或者拥有“翻墙”网络工具的网民加入其中。

一些愤懑的爱国者在遭受攻击的外国公司拥有高薪职位。茶馆专栏记者这周采访了被指控辱华的一家企业中的一位中国雇员。这位员工描绘了中国同事们争论他们的企业在微信上的行动，微信是中国大陆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应用软件，还补充说到西方同事们“或者不敢或者不想与中国同事交流企业遭受攻击之话题”。这位员工相信其受雇的企业不是刻意冒犯中国。但是中国市场的力量值得更多之尊敬：“如果你在我们这里挣钱，你还需要尊重我们”。

如果奢侈品牌近期所犯之错对外国人而言显得很小说，那是他们没有察觉到中国人愤怒的更大原因，有九百万专注者的新浪微博博主“时尚达人”说到，其通过社交媒体发言时恰逢在日本旅行。他讲到，美国和欧洲仍旧比中国在“文化

上更强大”，还未改变“他们显然居高临下的态度”。

比 T 恤衫更重要之物濒于险境

历史给予了人们理解现在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洞察力，中国民族主义是自信与不安之复杂混合物。诚然，中国的第一起现代消费者抵制事件发生在 1905 年，目标是美国产品。在抗议美国虐待（真实存在）中国移民时，上海商人发起了抵制美国产品的活动。1882 年美国通过了反对中国移民的第一部法律。但是，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黄坚强记录的那样，抵制事件发生在美国移民官员开始如羞辱中国劳工那样羞辱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后。实际上，美国激起的对中国人的民族尊严之考验使中国的许多社会阶层参与其中。新兴技术也有助于前述抵制活动。当时的电报和现在的微信，使得相隔很远的中国人可以分享其愤慨之故事以及组织起抵制活动。

更相似的一点也很重要。返回到 1905 年，爱国主义自尊心混杂着耻辱以及反省。耻辱和反省的是为何中国人过度折服于外国产品而难以对其加以长期抵制。转到 2019 年，这种心态几乎没有发生改变。挑款师 Zoe 的辱华事件调查投票中，一条广受欢迎的评论内容为痛惜中国追逐时尚的人士很快地原谅了侮辱国家的外国品牌。

最大的不同是 1905 年的抵制活动之核心内容存在道德

论据支撑，并且抵制活动伤及了中美两国之商人。现在的运动时常表现得小题大做，并且对其发起者而言是不会伤及自身的甚至是有利可图的。宣传家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他们把愤慨做成了一门生意。